

馬氏日抄
革野纂聞
石田雜記
寓圃雜記



寓
圃
雜
記

王
錡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馬氏日抄（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三

寓圃雜記卷上

王錡

松江將董用和在京師時其寓舍與于侍郎謙相對
用和生子親友致賀禮定日會客先已發書至日
宰牲陳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毋舉哀于家用和曰
十公有喪而吾家庶客非人情也遂輟飲且令人
遍告諸客請易他日人甚異焉用和一日與同官
葉盛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
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葉曰然用

和曰我與子熟馬獨不熟耶終不加鞭其性度如此

嘉定宣嗣宗爲人溫雅初授中書舍人後進官郎中仍掌制誥一日宣宗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兢拾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侯諸臣取畢徐拾一文上顧謂曰此秀才何不愛錢耶以重幣賜之嗣宗中亦遭貶斥不久復官卒于京學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吾鄉劉廷美貪憲薄于仕宦雅愛作詩京師稱爲劉八句年方五十即乞致仕成化初璫臺邢公宥爲

郡守以梅花求題廷美賦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
涯玉色珠光帶露花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不
種梅花邢公得詩甚喜後邢公以郡中久荒陂蕩
起稅民頗弗悅或有以詩諷之者曰量盡沙邊到
水邊只晉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閑洲渚爲報沙
鷗莫浪眠邢公聞之疑爲廷美所作大街之或勸
往白廷美曰彼柰我何廷美之卒邢公弔祭皆不
往人遂非之此詩蓋宋人刺賈似道者邢公不察
也

京師娼女有高二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

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侯去備壯邊者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昌平侯爲石亨所忌奏以正統十四年 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綴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甫里周國賓有學之士也跛一足因自號跛樵末樂初江陰大家張氏延主其塾奉之甚厚每出入恒以肩輿隨之雖入廐亦然一日主人出命門下人侍飯遽抗主席國賓怒叱之去明日束書以歸後

主人邀請而卒不往前輩風度之高如此

袁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奇驗 太宗登極極

太常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君畫像命廷玉相廷玉

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

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綿羊肉

郎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

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子耶合尊乃趙顯之宗初

主號也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吾鄉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
愛賢舍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

食先生稚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蟄不忍令數日
一進先生疑主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
賓主盡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鬱鬱久
居如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第往金陵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復痛沮之先生大
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迤邐至京久無知者偶舍
于藍都督第旁藍有家人子肆榮先生一日歸藍
取其學課以覩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
皆輻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
見晚矣乃徙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

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苟免遂被執
先生亦死士也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
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
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
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塋遂一觸而死物之
義如此

湯胤績爲叅將守邊一日胡寇突至胤績領兵出戰
爲寇所害後數月日於某驛天將暝忽兵官至騶
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

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見壁間有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踏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臺始知其徯績云

元有全某者家長洲吳涇上乃宋淵聖皇帝母舅淵聖在元學佛于土蕃號合尊大師有子亦從其教後元主坐其說法聚衆皆謀殺之一夕全忽夢兩僧告曰吾乃趙某公之甥也我無罪而天殺我父子行奏上帝舅當資我紙筆洒淚而去是時全不

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南而奠焚紙千張筆
數枝後元果馴致于亂全之曾孫以私親爲予言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與劉宗序同訪武功徐公日
巳午公尚未盥櫛良久方出問曰君輩曾見夜來
天象否某二人對無所見公徐曰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當甚于我也某二人
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反株連吉祥公之言
始驗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爲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
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銜之坐以擅砍文廟前古

木爲不敬置百斤枷侖枷先生與司紫趙琬掌饌
金鑑中一枷特重爲先生設也金掌饌曰鑑年壯
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
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由是得免後先生不半
載卽懇致仕

吳僧昇日南善畫山水尤善音律永樂中嘗至南京供
佛曲犬馬魚鼈之肉無弗食俳優妓女之家無弗
遊長髮爲浪子者數年後復剃而歸惟以畫贈諸
大家資其日用年八十餘手染風疾久不死污穢
不可近其徒鎖於一空團飯自穴中與食被髮數

寸儼若一獸終餓而死真果報也

鄒君文質陝西蘭縣人博學多技能早遊江湖居吳中四十年嘗言其鄉有老御史者莫知其名元大德間與李元禮同爲執法以言不用歸隱深山中精修煉之術國初有某平章自元來降太祖命西征過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爹尚在無恙遂去文質父目擊之因知其異人因與往來御史見文質聰慧授書一帙曰孺子得之可以益壽時文質年少不知貴重栖于梁間而去及質居鄉其鄉人至者每詢御史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成化

十七年文質壽已七十九將歸取書爲卻老之計
未幾而卒度御史之年將二百矣

金陵張允懷以畫梅遊蘇杭間其爲人好修飾雖行
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汎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
山之足出酒器獨酌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者所
窺夜深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
皆銅而塗金者也此亦可爲虛誇者之戒

郡人都君文信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毋唐氏守節不
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尤善
楷字里人有徐祐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爲

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
以江南大家爲窩主告 訂告徐在告中文信曰
我受徐恩厚今且有子 仁爲哉徐將治紫文信
冒其名先一日潛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
死時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沒終其身不畜婢妾
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塋之歲時祀
焉

兵部尚書江陰徐公孟睢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進
員外郎郎中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
川以功爲尚書一生宦途惟掌兵事亦奇也公有

德量爲吏時人奉以財用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雖居八座之尊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刀訐人畏之如虎晚年家頗饒裕有子登景泰二年進士立進士坊陰陽家以爲動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人三月子計音至李老自往迎喪歸鄉人暗祝之曰此去當一檐而回李老至臨清亦感疾死其僕度不能致兩喪遂火化之啗骨以歸果符鄉人之言天之報施固不爽哉